

为新年祝福

○牛章文

瑞雪与大地相逢
走进新年
碰响欢乐的酒杯
伴歌声起舞
伴锣鼓荡漾
一串串响亮的爆竹
倾注了热情
把心里的话儿倾吐
大红的灯笼
映衬了喜庆
风传递祥和的气息

亲人和亲人相逢
碰响亲情的酒杯
目光传递目光
话语告诉话语
浓浓的亲情
圆满了远方的思念
让嫣红爬上脸颊
以亲情和淳朴的形象
喜悦内心

朋友与朋友相逢
碰响友情的酒杯
沟通心灵
让真诚与真诚相握
留住友情,留住相知
留下温馨的回忆
共同点燃明天的希冀

我们和今天相逢
碰响节日的酒杯
迈进新年之门
我们拥抱鲜亮的日子
愿阳光洒满每一天
祝愿勤奋的人们
充满着希望和梦想……

新年是温暖的日子
新年是相逢的日子
让我们举起手中的酒杯
共同为新年
祝
福

鹤城因你而温暖

——写给为争创“全国文明城市”而努力的人们

○蒋利伟 徐杰

让我们轻轻走到老人身边
用笑容开启他心灵的春天
让我们紧紧握住孩子的手
用宽容指引他力量的源泉
让我们倾听那早已陌生的心声
或许他们只是需要一点点温暖
让我们对迷路人多些问候
用杯茶告诉他其实家并不遥远

让我们整理身上的衣裳
把自己当作城市的风光
让我们擦去眼前的灰尘
看到彼此内心里的感动
让我们捡起飘零的落叶
让我们的家我们的淇水更欢畅
让我们多些宽容多分理解
让我们生活得更加和谐与安康

世界如此繁华
鹤城就是我们的家
让我们拉起手来
再多风雨也不怕
生活如此匆忙
我们都在追逐梦想
让我们献出爱心
谱写人生的芳华

小改的“疯”是山顶村出了名的,因为小改像个泼小子,跟着哥哥逮蚰蚰儿,捉蚂蚱,捞河虾,摸螃蟹。女孩子应该文文气气的,这作为,不是“疯”是什么?族里的长辈见了小改,总要呵斥几声。

小改其实生得十分秀丽,标准的鹅蛋脸,细长的眉眼,皮肤白嫩干净。

小改喜欢看大戏。十五六岁的闺女了,不拿凳子,顺手搬块石头坐上去,成响成响地看戏。山顶村的大戏是农历十一月,总共十场。那个时节天气自然是寒冷的,有的年头还会飘下雪花来。遇到飘雪或是极其凛冽的寒夜里,看戏的就只剩下几个迷戏的老头儿,当然还有小改,裹着父亲的破烂军大衣,挤在老人堆儿里,雷打不动。

小改喜欢看戏里的书生。书生嘛,或青或蓝清清的衫子,还粉还白俊美的脸面,时急时缓细碎的步伐,不紧不慢柔润的唱腔,清清爽爽,文文雅雅,小改百看不厌。

戏班子住在村子的学校里面,小改家的大门正对着学校的大门。小改端着碗倚了门吃饭的时候戏班子往往也正端着碗在院子里吃饭。小改喜欢一边吃饭,一边瞅着院子里的人,猜测哪个演书生。

那天,小改照样心不在焉地扒拉着饭,戏班子里有个男人走过来,约莫二十六七岁的光景吧,胖瘦适中,高矮恰好。

“小姑娘,你很喜欢看戏啊!”

小改笑笑,不说话。

“还在上学吗?”

小改摇摇头。

“想学戏吗?”男人又问。

“你在戏里演书生吗?”小改开了口。

“今天下午演《拷红》,我演张生。”

“我想想。”小改说完,撩起碎布拼凑的棉帘子,转身回屋去了。

小改

○鹤山区 张璐

摆下饭碗,破天荒地,小改拿了把小椅子径直走到戏台下占地方了,正中间。

下午整场戏,小改的目光就集中和散漫两种,有张生的时候绝对集中,没有张生的时候绝对散漫。那张生手拿扇子,头戴文巾,清秀英俊,风流儒雅,声音清脆但不柔媚,刚健但不粗野,着实惹人。小改就痴了。

煞了戏,小改跑到后台,找到“张生”,说:“给你们团长说说,我跟你们去学戏。”“呵呵,我就是团长。”“张生”边解着青衫,边笑,边说。

戏团撤走的那天小改就从山顶村消失了。我说吧,小改是个“疯”妮子,好不了。族里的长辈饭前饭后都这么说。

半年工夫,小改却被戏团送回来了。好像是小改嗓门顶不上去,基本功练不出来,戏团不要。

没有人正眼看小改。小改变了,也不大说话了,也不疯跑了,整日里呆在家。母亲不吵不嚷,只是叹气。

村里再唱戏的时候,小改依旧会成响成响地看戏,依旧喜欢看戏里的书生。

哥哥23岁了,还没有寻上媳妇。在山顶村,除了毛勺子、狗蛋子,一个傻子一个瘸子,23岁的男孩不结婚不抱娃的像阴天夜空的星星,没有。可是,父亲卧床不起7年,家里穷得够呛,哪家姑娘会

睁着眼往火坑里跳?

小改刚刚17岁。

邻居李婶有一天在屋里跟小改母亲嘀咕了一阵子,母亲就把小改叫进屋,说:“小改,你也不小了,哥哥也不小了,成个家吧。”“不。”小改说。“哥哥寻不上媳妇也不全是因为家穷,你的名声也就耽误着呢!”李婶瞪着眼睛说。“李婶说西山村有户姓王的,也有兄妹俩,也都还没有成家。咱们两家换亲,想着合适。”母亲说着有些哽咽。

原来是换亲。小改突然想起了许多哥哥的好。想起小时候哥哥给她捉蚰蚰儿被蝎子蛰昏了两个小时,想起哥哥有一次从邻家得了个香蕉,硬是没有舍得吃,给了她,想起哥哥半夜用石头去砸说她闲话的人的窗户,也想起哥哥自顾自闷头干活的可怜样儿……

“行。”小改说。

大约只过了一个月吧,鞭炮“噼里啪啦”地响,小改进了王家门,比小改大一岁的嫂子进了小改家的门。

小改这才知道,丈夫是个间歇性精神病。精神病发作的时候,他会脱掉脚上的布底鞋,满院子追着打,嘴里不忘喊着:“我打死你这个破鞋!我打死你这个破鞋!”

小改想过回家,想过出走,但是李婶有一次来,告诉小改,要是小改有什么变动,哥哥的媳妇儿也一定跟着变动。

小改真的疯了。没有人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丈夫精神病发作的时候,两个人就演戏般满街里追着喊着叫着。西山村的孩子们也跟着跑着喊着叫着笑着,热闹极了,像过年一样。

小改只有几天不疯。西山村唱戏的日子和山顶村唱戏的日子,小改会很正常地静坐在戏台下,成响成响地看戏。小改最爱看戏里的书生。

妈妈的电话

○广西师范学院 于航

我虽然离开家乡鹤壁到遥远的西南边陲南宁一年多了,并没有过多少“独在异乡为异客”的感觉,常常在我需要帮助的时候,我的手机屏幕上就会奇迹般地闪烁那两个最温暖的汉字——“妈妈”。

我知道,自从我接到大学录取通知书的那天,广西电视台的《新闻联播》和《天气预报》就成了我家必看的节目,哪天南宁有什么重大活动,哪天东盟博览会对外开放,哪天某某歌星要去演唱,哪天要降温……我都能通过妈妈的短信知道得一清二楚,常常感到妈妈分明就在身边。

南宁的气温一般变化不大,但前几天的一个晚上,突然感到一丝凉意,正不知该穿哪件衣服,忽然我的手机响了起来,屏幕上出现“妈妈”两个温馨的字眼,我赶紧按下绿键,“航儿,昨天的短信收到了吗,你那里要降温了,今天我在电视上看到人家都穿西装了,你要把那件紫色的T恤衫套上,小心着凉啊。明天早上如果踢球就先穿一件,踢过后再穿外衣啊……”我不停地答应着,可怎么也记不起来我有这样一件T恤衫,就问:“好像没拿来那件吧?”“拿了!就在手提箱最下边,和牛仔裤在一起呀!”挂完电话,我赶紧查找,果然那件T恤衫整整齐齐地压在牛仔裤下,我赶紧穿上,顿时,一股暖流涌上心头。

挂过电话凝望着窗外圆月的月亮,忽然想起了那首古老的诗:“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妈妈的电话就是“手中线”,它一头在家里,一头连在我心里,好长好长,而这条线已织成一件最温暖的内衣,热乎乎裹着我的身心。

妈妈的电话如同夜晚的明月、冬日的阳光,每天给我明亮给我温暖,所以,我从未感到过黑夜的寂寞和寒风的刺骨,因为妈妈的“手中线”始终充满了畅通无阻的暖流。

和谐(行草) 山城区 王占江 作

争艳(油画) 新区 索保顺 作



冬天的宁静

○淇县 杜永沛

冬天有冬天的美丽。

她没有春的妩媚,没有夏的繁荣,没有秋的辉煌。

她的美丽隐藏在寒冷冰冻的背后,隐藏在萧萧的朔风中,隐藏在空旷荒凉的肃杀里。

用深邃的目光凝视,用深刻的思想解读,蓦然发现,她的身影如此简洁宁静。

野马一样桀骜不驯的大自然,当它来到冬天的身边,就温顺地卧下来,像个听话的孩子。树脱了衣服,山脱了衣服,大地脱了衣服,累了,走过了漫长的日子、漫长的路,该钻进雪的棉被,痛痛快快地睡眠了。

鸟儿已不再唱歌,只蜷缩在房檐下,看冬天慵懒的阳光,慢慢地来,慢慢地去。农事闲暇,忙碌的农家人,终于有空闲围坐在一起,燃一堆秸秆,悠然地抽一支烟,唠起张家李家短。

冬天的宁静,是幸福的宁静,是灵魂的宁静。

鱼儿的内心世界

○市教育局 谷卫华

为了使我的房间更富有情致一些,我买来了一只漂亮的小鱼缸,养了一条红色的小鲤鱼,把它们安置在书桌上,果然增添了几分情调。

鱼儿在水里自由自在地游着,有时静止漂浮着,有时悠闲地摇摆尾巴。倘若我用手指敲击鱼缸,它便将头一摆,轻盈地转身缓缓游去了。但不多久,便又重新游过来,瞪着乌黑的眼珠凝视着我。它一张一翕的嘴巴从未停止过,它聪慧而明朗的眼神和优雅的姿态令我感叹。偶尔,它也欢快地跳动,撩起一朵水花。如果有什么响动惊了它的悠然自在,它会惊慌地在鱼缸里逃来逃去,但终究无处可逃,于是仍在水中优雅地漂浮着。

我想,鱼的内心世界应该是丰富的,可它眼珠里究竟藏着什么?它无从回答我的问题,仍然一副悠然自得的神态。它是一个小小的精灵,在水里寻来寻去,正如人一样,寻找生存的意义,寻找有所作为,寻找美妙的爱情……它飘然于水中,神情悠闲的样子又似乎全是答案。